



在《心林》中找自己

——訪浪人劇場導演譚孔文、歌者楊智遠

■ 文：橙
■ 圖：浪人劇場

浪人劇場向來喜愛改編香港文學並搬上舞台，從 2014 年 11 月開始，浪人劇場推出了《雕刻城市》計劃，希望透過改編香港文學作品，能更緊密連結香港文學和劇場。今年，浪人劇场的作品《心林》改編自董啟章早期的小說《安卓珍妮》，試圖由另一角度詮釋這個故事。

從《安卓珍尼》到《心林》

眾所周知，董啟章的《安卓珍尼》是有關性別問題的，「安卓珍尼」正是雌雄同體 Androgyny 的英文譯音，然而浪人劇場這次的改編卻主要聚焦於故事中對森林的描述。「第一年做的題目和城市有關，第二年我很想找一個和香港山林有關的小說，於是直覺之下我就想起了《安卓珍尼》，於我而言，《安卓珍尼》並不只限於以性別為主體的。」譚孔文指出，他被小說中以一個山林作敘事背景和女主角總愛留在山林之中的狀態吸引，所以有了《心林》這個名字。

香港這彈丸之地，城市和山林的距離也不過兩小時車程，然而山林與城市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山林給譚孔文怎樣的印象？「山林對我而言就是一個

休息的地方」，後來經過多番綵排以後，「山林」的意義更豐富了，「我開初都會琢磨要如何呈現一個山林的環境，然而我發現一直綵排著，竟出現了另一個山林，意思是似乎並不是一個純粹物理上的森林，而是抽象的森林，簡單而言就是女主角和身邊角色的關係。」譚孔文也提到有關雌雄同體的問題，「當現時人的個性愈來愈強烈的時候，自然便會有愈來愈多安卓珍尼了，這是事實，因為我們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另一面，男性有女性的一面，女性也有男性的一面，已經不需要隱藏。」從讓人安歇的大帽山森林，到進入女主角心理上的森林，在寧靜之中尋找安卓珍尼，便是在尋找另一個自己，令這劇增添了不少內涵。

a 《心林》的宣傳照，左起：林薇薇，楊智遠，梁天尺，陳嘉靜，陳瑋聰，林薇薇和陳嘉靜是舞者，楊智遠是歌者，梁天尺和陳瑋聰是演員。





b

b c d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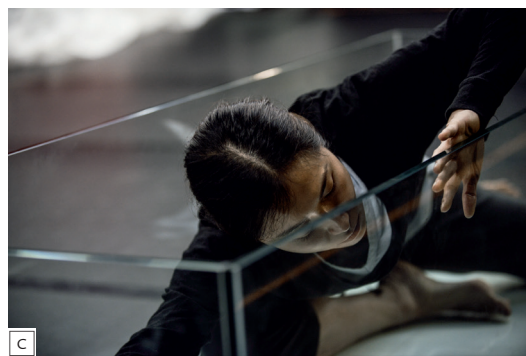
《心林》的綠排情況

f 《心林》的宣傳照

劇場中青澀的香氣

《心林》以敘事為主，主要由兩位演員和兩位舞者負責，及由楊智遠唱出六首歌呼應故事。譚孔文也提到文學與戲劇的分別，董啟章的《安卓珍妮》有著百科全書式的敘述，來到舞台上，譚孔文以完全劇場的方式呈現，把故事的細節融入在舞台上的每一個元素中：佈景、服裝、音樂、舞蹈等等，把故事中女主角的背景、和不同人的瓜葛、情感一點一點在觀眾眼前抽絲剝繭，他希望透過表演者的動作和音樂建構出故事的質感，觀眾也能透過所見所感，自己建構出女主角的形象。

因為《安卓珍妮》是董啟章頗為早期的作品，譚孔文也著意表現出作品的青澀感，所以他起用了新晉歌者楊智遠，歌曲的詞，則由香港浸會大學周耀輝歌詞創作班的學生負責，音樂風格更保留了90年代帶點當代迷幻感的味道。楊智遠身為劇中唯一



c



d



的歌者，他指自己與其他表演者雖身處同一個空間，但彼此沒甚麼連繫，然而他卻一直感受著整個氛圍，以自己的歌聲配合。

現今香港的《心林》

雖然《心林》並未聚焦於性別討論上，但譚孔文對故事中父權對女性的壓迫有何看法？譚自言主要從廣義上解讀女性受父權欺壓的問題，他指出，小說寫於 1992 年，當時有關香港主權回歸的討論甚多，小說中女主角也曾向森林的男人以全知角度講述山林外的世界時局，這段也顯出了對香港時局的關注，所以小說中壓人的父權也可解讀為在上者，而女主角便如受壓的平民了，於 2016 年的香港而言，也是十分貼合社會狀況。

面對壓迫的父權，作為受壓的平民又該如何面對？這個劇場未有提供一個說法，然而如楊智遠所說的，一個社會要改變不容易，需要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的是甚麼，這麼說來，就像劇中女主角，在自己的心林中找回自己，做到自己該做的事就夠了。▲



浪人劇場《心林》

日期：09 - 10/9/2016 (20:00)
10 - 11/9/2016 (15:0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票價：\$220 / \$180 / \$120 / \$100 (優惠票價)